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史-編年-通紀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編號　B1333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編年-1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三十七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之印

戊寅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起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盡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凡百四十八年

周威烈王

午 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聲王當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侯籍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國三凡八大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資治通鑑綱目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534 三八

資治通鑑綱目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534 三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七

起戊辰隋煬帝大業四年盡丁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凡十年

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以元壽爲内史令○二月西突厥入貢 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齎詔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卑躬折節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内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夫人爲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

庭。厭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絶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三月。倭國入貢 倭王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奏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營汾陽宮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

齊王長史柳謇之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次當爲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帝爲之妙選僚屬。以柳謇之爲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昵近小人。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暕。帝復問知之。不懌。暕從幸汾陽宮。大獵。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帝於是發怒。求暕罪。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暕幸伊闕令皇甫詡攜之至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之。帝令甲士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早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爲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妃姊死。王府僚皆斥邊遠。謇之亦坐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惟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之市朝以明國憲。暕自是恩寵日衰。不復預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

置城造屋於萬壽戍以處突厥啓民可汗○秋。七月。復築長城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

檜谷而東

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破之 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安德王雄。許公宇文述。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伏允南奔雪山。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置郡縣鎭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九月。徵天下鷹師 至者萬餘人

冬十月。赤土入貢 赤土。南海中遠國也。帝遣使齎詔賜之。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其王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遣將軍薛世雄擊伊吾。降之

五年。春正月。改東京爲東都○詔均天下田○

禁民間兵器 鐵叉。搭鉤。攢刃之類。皆禁之

三月。帝巡河右。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二月。西巡河右。四月。出臨津關。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至浩亹川。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等圍之。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詔大將軍張定和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皆爲所殺。獨衛尉卿劉權出伊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追奔至伏俟城而還。初。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至是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車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鎭河源郡積石鎭。大開屯田。扞禦吐

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是時天下
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
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
氏之盛。極於此矣。自西京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
鉅億計。或遇寇鈔。死亡不達。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
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不遣。
至是伏允敗走。帝立順為可汗遣之。不果入而還

冬十一月。還東都　車駕東還。

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士
卒凍死者大半。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
間

以裴蘊為御史大夫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詐注老小
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
者。令彼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
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
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善
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
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輕重皆由其口。人
不能詰

突厥啓民可汗死。立其子咄吉為始畢可汗　始畢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
自番州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
拜司隸大夫。將罪之。司隸刺史房彥謙勸以杜絕賓客
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
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
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
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
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
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

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爲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於苑中林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皛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酒酣殽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不限門禁。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遣兵攻流求。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帝遣使招撫流求。不從。遣虎賁郎將陳稜。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渴剌兜。虜其民而還

詔自今非有功者不賜爵 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惟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以散樂隸太常 以所徵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帝如江都 ○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初。帝營汾陽宮。令張衡具圖奏之。衡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願稍加抑損。帝意不平。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前幸涿郡

父老謁見。衣冠不整。衡爲憲司不能舉正之罪。出爲榆林太守。久之。敕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素之子也。使至江都。衡謂之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將斬之。久之乃得釋。除名爲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弟弼。酗酒。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詔百官戎服從駕。帝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詔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

徵天下兵會涿郡。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疲頓。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

五萬衆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西突厥酋長射匱逐處羅可汗處羅來朝初帝西巡遣使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不至帝大怒會其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達頭之孫世爲可汗今以失職附屬處羅若厚其禮拜以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矣帝然之因召其使者諭之令誅處羅然後爲婚射匱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將數千騎東走高昌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至玉門關諭處羅入朝十二月至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俠養客常數百人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謂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

高麗尚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盗。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盗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敕都尉鷹揚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

八年。春正月。分西突厥爲三部。

帝分西突厥爲三。使處羅之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會寧。特勒大柰別將餘衆。居樓煩。處羅將五百騎常從巡幸。賜號曷婆那可汗。

道士潘誕伏誅。

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鍊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所費巨萬。誕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丁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尚方監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詔左十二軍出鏤方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十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胄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

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內史令元壽卒○三月。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于師

文振嘗上表曰。陛下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鎭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郞斛斯政以器幹有寵。帝使專掌兵事。文振屢言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不從。及征高麗。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道病。上表曰。陛下以遼東未服。親降六師。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必可拔。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既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及卒。帝甚惜之。

諸軍度遼水。擊敗高麗兵。遂圍遼東

師進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隋軍不得濟。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帝命造浮橋於西岸。成。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鐵杖躍而登岸。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繼進。大戰。高麗兵敗。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

夏五月。納言楊達卒○六月。帝至遼東。攻城不克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鬬。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

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帝幸遼東城南，召諸將責之曰，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因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

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俱進，護兒不聽，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兵與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發，大敗而還，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

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而還

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水西，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拔，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亦引兵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

檄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而還。是行也。惟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九月。帝還東都。慰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名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病卒山東大旱○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靈武白瑜娑兵起賊帥白瑜娑劫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二月。復宇文述官爵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罪也。宜復其官爵。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輙殺之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留守東都齊郡丞張須陁擊王薄等。破之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

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矟承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陀數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

夏四月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

車駕度遼遣宇文述與楊義臣趣平壤王仁恭出扶餘道進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

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叱咤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

謀，故爲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縱、萬石，並從幸
遼東，玄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爲人所執，斬於
涿郡。會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
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
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
倉所，以懷義爲衞州刺史，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
簿唐禕爲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
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
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
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
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
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
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
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
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踊躍
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

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
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
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
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
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衞文昇，不足爲意。今帥
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
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
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
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
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
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
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爲前鋒，
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
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
水西入，玄挺自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
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

蓋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進。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爲玄感所獲，使掌文翰，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欲廢昏立明。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失利，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斬以徇。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咢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清要重任委之。收兵得五萬餘人。遣世咢圍滎陽，顧覺取虎牢，以爲鄭州刺史。

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敗之。玄感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之死。由是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卻。帝引軍還，遣宇文述、

來護兒等擊楊玄感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於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備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玄感麤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通謀，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帝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二日乃出兵追躡，而不敢逼。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宇文述、屈突

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發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先是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從軍自効。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楊玄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楊玄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無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聽之。必爲所誤。請斬之。玄感不聽。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子雄曰。援軍益至。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引兵西趣潼關。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太守楊智積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

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玄感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一日三敗。乃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追兵執之。

以唐公李淵爲弘化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爲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

燮涉獵經史。頗知兵法。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志氣倜儻。隱居常熟。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賁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以備南賊。崇遣將陸顗襲破其營。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

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謂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太半。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王胄。坐徒邊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

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
置之地上。從具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冬。十月。遣將
軍吐萬緒擊劉元進劉元進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
主。據兵郡稱天子。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
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光祿大
夫魚俱羅將兵討之十一月。將軍馮孝慈擊張金稱。敗死○
十二月。内史舍人韋福嗣等伏誅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
詣東都歸首。樊子蓋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
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送東都。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
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仲伯等竊謀亡去
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
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許諾。防禁漸弛。密請
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
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密呼福嗣。福嗣曰。我
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
收付大理。宇文述請爲重法以肅將來。十二月。就野外
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使九品以上持兵斫射。支體糜碎。
積善。福嗣。仍加車裂唐縣扶風妖人作亂。討平之○吐萬
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
充代將。元進朱燮皆敗死劉元進攻丹楊。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結柵
拒緒。相持百餘日。元進兵潰。夜遁保壘。與朱燮管崇等
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
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
待來春。帝不悅。魚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潛迎諸子
於洛。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
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

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餘衆降散。世充召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散者聞之。旬月皆歸。世充悉阬之。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又詔凡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可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敗。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

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

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至臨渝宮。禡祭。斬叛軍者以釁鼓。亦不能止。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也。君肅告衆曰。若違詔書。必當獲罪。諸將懼。俱請還。護兒乃奉詔。八月。帝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

上廢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
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隋
皇之來國家殺戮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
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斯
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十一月祀
南郊大風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驅而
歸胡氏曰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必扶持而安
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
然後政命有德若隋煬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
蓋其奪宗為備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文帝而不知
戒焉則亦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者非所告也中間
山東河南大水底柱偃河逆流則是微姦遠伐山東盜
起人心愁怨侵過陰陽之應爾或曰使煬而知懼能矣
修德可有瘳乎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惡輕罪小悔而
改往聖人所許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弒父之條是不
孝不足以盡之而煬也犯焉縱使息役罷兵省德修政
是一杯水不足以救一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
矣至是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
也離石胡劉苗王兵起衆至數萬汲郡王德仁起兵
據林慮山擁衆數萬十二月帝如東都殺太史令庾
質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
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殺之齊郡孟讓兵掠盱
眙王世充擊破之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江
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柵塞險要羸形示弱民間夯營
壁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留兵圍柵分人於南

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遁去。**以張須陀為河南討捕大使。**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十二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二月。詔村塢皆築城。**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殺郕公李渾。夷其族。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公李穆薨。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殺之。而謂妻兄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為之言。得為嗣。二歲後遂不復以國賦與述。述大恨之。至是渾官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強盛。忌之。會有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渾從子將作監敏小

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渾大懼數與渾及善衛屏人私語述譖之於帝遣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收渾等遣裴蘊等雜治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述誘教敏妻爲表誣告渾謀因度遼與子弟襲御營立敏爲天子持入奏之殺渾敏善衛及宗族三十二人敏妻亦鴆死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以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群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矩詐與爲互市誘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由是不朝入月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圍鴈門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盡克之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潰圍而出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精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又何損又

發明詔。諭將士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以是勸帝。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陣。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隷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冬十月。

帝還東都

車駕還至太原。蘇威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固根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既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耶。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將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得掌機要。瑀性剛鯁。數言事。悖旨。帝漸疏之。及雁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爲。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候衛將軍楊子崇從至汾陽。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不納。至是怒之曰。子崇怯懦。驚動衆心。不可居爪牙官。皆出爲郡守。

詔江都更造龍舟

楊玄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江都更造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

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闞稜爲之冠。而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創。雄誕負之以逃。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又擊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爲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荊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李淵擊敬盤陀等。降之

詔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自汾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

十二年 楚帝林士弘太平元年

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作毗陵宮

毗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

三月。宴羣臣於西苑

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

張金稱擊破平恩等

郡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大業殿災

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魏刀兒將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五月朔。日食既○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

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爲民。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拜謝而已。帝憫而釋之。遂并其子孫皆除名。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illegible]

崔民象王愛仁。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敕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

合衆各數萬。帝遣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卒。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之。既而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賜述為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死。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於遊俠王秀才家。寓。君明從姪懷義陰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值密出外。獲免。韋城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

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遂與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託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陀為滎陽通守以討之。讓

歸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詔以裴仁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然麾下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亦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乃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之。復引兵從密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殺之。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殺子翊。兵遂大振。至十餘萬人。自稱皇帝。國號

楚。建元太平。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
應之。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以李淵為太
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詔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為之副。
將兵討甄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數匝。李
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
破之　蔡王智積卒　帝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
保首領沒於地矣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
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
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
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太
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
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
操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
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
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
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
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
會為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
自以才畧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
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為與士達有
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為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
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
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
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
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
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
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
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

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偏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數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又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不能拒。唯虎賁郎將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衆。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衆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

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振貧乏。境内咸悅。殺渤海太守唐禕等數人。柳城懷遠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陟柳城郡爲營州。以鄧暠爲總管

詔李淵擊突厥 突厥數寇北邊。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十三年 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王薛舉秦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是歲凡[illegible]國

春正月陳稜討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 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圓朗兵起 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掠河南遣王世充擊斬之 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帝命王世充討之。戰于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

鷹揚府校尉。仁恭甚親厚之。令將親兵屯閣下。武周與
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
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衆皆
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
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
之。豪傑皆許諾。武周入謁仁恭。其黨隨入。斬仁恭。持其
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
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師都亦殺郡丞。據郡附
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沖幼。政令不一。士民離
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
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覘東都
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
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
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
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
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
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
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
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
老弱襁負相屬。時德叡以尉氏應密。祖君彥往歸之。君
彥。珽之子也。博學強記。文辭贍敏。薛道衡嘗薦之於高
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朕不須此輩。帝即
位。尤疾其名。調爲城令。君彥恒鬱鬱思亂。密得之。喜。引
爲上客。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
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時密
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
鮮華。旗鼓甚盛。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
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
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

兵大敗。死者什五六。密讓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號魏公。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為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為元帥府長史。祖君彥為記室。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集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遣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

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改元。以衛士楊伏念為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為內史令。引兵圍鴈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始畢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

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為屋利設。

翊衛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郡丞。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舉驍勇絕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

令郭璦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璦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眾歸之。選精銳克枹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少子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為興王。以副仁杲。舉盡得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密攻東都。入其郭

李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頲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恐獲罪。李密使人說之。賈閏甫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棲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參軍。使之復命。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國。密得秦叔寶及程齧金。皆以為驃騎。齧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屯豐都市上春門北邙山。為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降密。密襲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挾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鬻官賣獄。其門如市。朝野共疾怨之。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諂順帝意。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多峻文深詆。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欵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

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幷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王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飮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擧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逼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强。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司鎧武士彠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擧兵。時建成元吉尙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爲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禀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

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
咸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
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
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
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
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
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
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
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晨與威君
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
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
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
眾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
不敢進。眾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君雅以徇
突厥大掠而去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帝命
將軍龐玉。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
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
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
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不早爲之。
必有先我者。悔之無及。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
兵猶眾。我兵皆山東人。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
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僕請間
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
餘人。會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
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密乃棄回洛奔洛口。孝和[illegible]散。
輕騎歸密。密以鄭頲。
鄭乾象爲左右司馬。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李建成李
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送長安。殺之。六月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
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
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

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告突厥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淵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崔善爲。張道源爲戶曹。姜謩爲司功參軍。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李密復取回洛倉

李密復帥衆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使至太原。李淵遣劉文靜報之。突厥遣其柱國
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
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
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
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爾當爲汝貰之。不
足爲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
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
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
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秋七月。
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
屈突通將兵拒之。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
晉陽宮。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
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
衆以從。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貧乏。民年七十以上
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一日除千餘人。至賈胡
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
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
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
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
厥。始畢大喜。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使
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
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
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
其志。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
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
未爲晩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
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
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
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
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絶。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

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汝。亦惟汝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胡氏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莫當討無幾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敕書發民以鼓怒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旣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土。則不踰旬時。縣人斬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而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幷妻孥爲人所虜耶。不若相與幷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

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軌乃令脩仁集諸胡，自結民間豪傑，共起兵，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乃止。薛舉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軌。軌與其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兵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

薛舉稱帝，立仁杲爲太子。遣仁杲將兵取天水，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其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涿郡留守薛世雄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河間。

詔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爲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士卒大亂，世雄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李淵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八月，雨霽，李淵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

關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
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
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
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
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
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
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
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
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愈
於用
兵乎
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
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
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
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
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陰
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
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
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
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
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
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
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
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諸王
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
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
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
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
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
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
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
武陽郡降李

密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密以為上柱國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召之。初貴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督責。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惟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竭心。常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胡氏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或寄於盜賊。洪客。魏徵。皆優從黃冠中。而抱巨時之略。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晋陽興所。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耶。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奇圖多矣。而施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淵留兵圍河東。自引軍西 隋河東丞

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李密於洛口

王世充等帥所領會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於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

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立。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罵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獨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李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

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寇氏長子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志寧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屈突通署鄭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

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關中羣盜悉降於淵

柴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柰何。李氏曰。君弟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以令狐德棻爲記室。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并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請降。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冬十

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飢民。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

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蕭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從。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歸之。銑以為車騎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返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何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銑乃築壇燔燎。自稱梁王。

王世充及李密戰於洛北。敗績。 王世充營於黑石。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引兵度洛逆戰。大敗。密帥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

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
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
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
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
扶王至閤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
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
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
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
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
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
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
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王世充與李密戰于石子河。敗績。王世充軍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戰。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十餘里。翟讓先戰不利。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

李密誘翟讓殺之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
子汝當自爲。奈何與人。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
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讓謂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
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
彥藻懼。與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宜早圖之。密乃
置酒召讓。弘與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
房彥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右皆
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
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
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
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并弘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
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
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
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今所誅止其一家。諸
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爲傅創。讓麾下欲散。

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儒信貪愎。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 侑時年十三

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滎陽郡降李密 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為隋守。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初非楊族。初慶祖父元孫。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帝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為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即以郡降密。復姓郭氏

十二月。唐王淵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考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 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 薛舉遣其子仁杲寇扶風。李弼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請降。仁杲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勢益張。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唐王淵使世民將兵擊之。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

一戰不利遽爲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卿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瓌。引爲謀主

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 唐以瑀爲禮部尚書封宋國公時榆林靈武平涼時定漢陽諸郡相繼皆降于唐

唐王淵遣李孝恭張道源招慰山南山東諸州下之 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復使桑顯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敗走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軍人執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長史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更爲人作說客邪且公所乘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 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吾久

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伯當遇之不利。總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收兵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劉文靜取弘農。○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蕭銑取豫章。林士弘退保餘干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七

東洋文庫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
所圖書

[illegible] 所圖書[illegible]